

劊子手

歸岫

「殺了他！」

「殺了他！」

刑場周圍的人幾近瘋狂地嘶喊著，似乎是恨不得能親自殺了那犯人。他們並不全是受害人，他們只是好奇，希望看看那平常難得一見的斷頭慘狀。義憤，他們基於這理由而緊握拳頭吼叫著，因為那犯人做了人神共憤的惡事，但天上的神是否也正踩著腳喊殺？犯人的家屬圍著棺木哭著，但也似乎只是低低的啜泣，因為我只看到他們聳動的肩膀，聽不到他們的哭聲。我聽到的只有：殺了他！殺了他！

恍如焦雷後的大地，刑場陷入一片死寂，只看到監斬官慢慢走出，輕輕地宣佈立斬人犯。人群一陣聳動後又歸於靜默。我的父親慢慢地舉起砍刀，又慢慢地放下；慢慢舉起，慢慢放下……周圍的人的神經也慢慢地繃緊，又慢慢地鬆弛；慢慢繃緊，慢慢鬆弛……刑場中，靜得只剩呼呼的風聲，靜得只剩沙粒在打我頭罩上的剝剝聲。我偷偷地偏過頭去看父親，他的黑頭罩緊裹著他的頭，只有下緣被風颳得一飄一飄的，彷彿條想跑卻又跑不動的黑幽靈。他的眼睛凝視著刀背，我知道他正估量著該砍在什麼地方，才能一刀砍下犯人的頭顱。烈日炙得我好難過，汗水流入我眼裏，又順著聚積在鼻緣，我一吸氣，竟然吸入鼻孔裏，癢得幾乎使我發狂。但我卻不敢抹掉它，在一個生命結束前的一刻，任何為自己舒適而產生的小動作都是種褻瀆。突然靜肅的人們，使原本低著頭的犯人意識到他的生命馬上要結束了，這時他突然擡起頭來，瞪大了眼貪婪地注視著這美麗的世界，張大了嘴急迫地想吸口燥熱的空氣。就在他還沒來得及闔上眼，閉上嘴時，我父親的砍刀已如閃電般地落在他頸上。

擦！

咚！

碰！

「嘩！」群眾如從惡夢中驚醒似地狂叫著，雀躍著，他們為正義的伸張而興奮，也為好奇心獲得滿足而高興。

犯人的頭離身子有十來步遠，張著的眼睛已呈一般淡漠，張大的嘴似乎要訴說些什麼，但一切都已惘然。只有頸中汨汨流出的鮮血，在日光下將枯黃的大地染成一灘紅寶石般的光芒……。

接過父親遞過來的刀子，我用棉布輕拭著刀上的血跡。當我的手碰觸到冰涼

的刀身時，我突然有股噁心的感覺。這大概是在大太陽下站太久的關係吧！我強迫自己去相信這想法。不管怎樣，這是我第一次隨父親到刑場裏來，我一定不能吐出來，一定得熬下去，劊子手的兒子不能這麼不濟事呀！

人群漸漸散了，犯人的家屬紅腫著眼前來收屍。我楞楞地看著他們將屍身擡入棺材裏，再將頭又一次放在屍體頸上，一婦人用手撫抹著那瞪大的眼睛，低聲泣訴著：

「你也別怨恨了，下輩子好好做人，闔上你的眼睛去吧……」

突然他們擡起頭來憤憤地瞪視著我，彷彿想看清黑面罩後的我。我趕忙轉過頭來，提著刀去找父親。茫茫裏，只覺得太陽曬得我好難過，刀子好重……

※ ※ ※

星子不住地眨著眼，似乎是要強忍住那即將滴落的淚水；月亮也不時地拉過薄雲來輕擋著眼；夜風已忍不住滿腔的鬱悶而長聲嘆息著。一切似乎還籠罩在白天的死亡陰影裏。我茫茫地注視著遠方的那片黑暗，腦子裏空空蕩蕩的，不知道想些什麼好。突然間我竟流淚了，我趕緊摀住臉，不知道為什麼，我無法自己地啜泣起來；一隻厚重的手搭上了我的肩膀，一個結實低沈的聲音在我身後響起：

「兒啊！你是怎麼了？堅強點！別忘了你以後是要繼承這職務的。看開點，我們所殺的是人人痛恨的惡徒，我們不是爲了金錢、權勢而殺人，我們爲的是要使這社會更祥和、百姓更快樂才如此的啊！」

「但殺了他後，我只看到他家人的悲傷、痛苦，看到的只有死前的驚愕。告訴我，那更祥和、更快樂的跡象到底在那裏？我相信在行刑的同時，其他的地方一定有類似的案件發生。」我憤憤地反駁道。

「殺當然不能達到禁止的目的，可是卻能使他永遠失去再犯的機會。要知道，他的死是經過多人的審判而決定，而且在這世界上，他已不被人所容允，刑場上憤怒的人群想必你也看到了。既然如此，送他到另一世界何嘗不是最好的處置？」我父親淡淡地說著。

「我不相信很多人在一起就能產生決定他人生死的

權利。而他在這世界既不爲人所容，誰曉得他在另一世界就能活得更好？又有誰曉得那未知的世界確實存在著？」不知道爲什麼，我竟對那死去的犯人有股莫名的關心。

「這是未知，而未知的本身就是種機會，也就是種賭注，想贏就必須先有輸的勇氣。在那裏，自然會有全然公正的神來審判他。現在我們遵照的是地上的判決，人不是我殺的，是那作下決定的官吏。你要是不同意的話，也就應認爲是刀子殺的。我只是介於殺與戮中間的空白罷了。」父親仍是股淡漠的態度，嘴角甚至還浮起絲笑意。

「不是空白，是污濁！當神判定某人罪，將他送到地獄，而看守地獄的卻是凶殘的惡魔。每一個人都厭惡惡魔，另一方面卻又不斷地歌頌神的偉大。神爲什麼不親自拿著刀去殺惡人？神既不願自己身體沾上血腥，爲何又將血腥往別人身上抹？父啊！當我們殺人時，人們只看到毫無抵抗能力的犯人和拿著大刀的我們，誰又去想我們究竟是爲了誰？」突然間我覺得好疲倦。

「兒啊！劊子手這職務是你祖父傳給我的，這是命定的啊！而審判犯人也是根據前人所守的律例而來，一切都是根定的。我們能做的也就只有在最短的時間內砍下犯人的頭，使他在最少的痛苦中離開這不容他的世界。想想看；在他犯法時可曾想到要給予受害者最少的痛苦？況且人從一出生開始，就已經被註定了將來要死亡的命運，我們只不過是讓他提前面臨這早晚要遇到的命運罷了。而且就算他今天不死，誰曉得他不會在明天得到暴病而死亡？兒啊！雞、鴨、豚、魚都有生命，而一千隻雞的生命難道抵不過一條人命？當你茹毛飲血時，可曾悲傷過？夜深了，去睡吧！勉強去旋扭已乾硬的陶杯，結果不是陶杯被你捏得粉碎，就是你筋疲力盡而一無所獲。既成的事實不是你改變得了的。」我無法明白父親的語調爲什麼永遠是那麼平靜。

默默裏，我厭惡地推開父親的手，走進房裏。殺人竟能講出一堆理由，我覺得很可恥。而躺在床上，不禁慢慢咀嚼著今天所發生的一切。人，到底是什麼？人殺人，爲什麼使我的心這麼難過？我告訴自己別去想，卻

猛然想到當我下次再去刑場時，是否將會習慣那血污的一切？沒人能決定自己出生的時刻，爲什麼竟有人來決定別人死亡的時刻？殺人的是刀，拿刀的是我，而叫我拿刀的是沿例，當我的手沾滿血腥後，神到底是讓我上天堂，或是下地獄？迅速殺人是種仁慈，但長久的審判與多次希望的破滅又何嘗不是心靈的折磨？魔鬼爲什麼要永遠居住在黑暗的聚集處？我心中極爲不滿，不停地翻來覆去。睡意猶如砍刀上的血絲，被鬱悶的棉布一吸而盡。良久，我想到離開這裏，到那無人認識的地方去開始我那不沾血腥的新生活，讓我的鼻孔再也聞不到刺鼻的血腥味。突來的構想使我的心情頓時開朗，隨意收拾些衣物乾糧後，我悄悄地離開了。

※ ※ ※

山中的夜竟是如此地淒涼，偶而一兩聲鳥啼，竟也惹得我四處張望，生怕有鬼魂出現，每走一步所發出的沙沙聲，彷彿是幽冥中的聲籟，令人心驚而迷惑；月兒淡淡的光芒，也被樹枝篩成滿地無神的眼睛；露水從腳底抽痛我的神經，冷風刮下一陣枯葉撒在我身上。世間的一切彷彿都在沒頂的死寂中掙扎，而夏蟲更發出臨死前的哀號……我顛顛地走著，心中祈求上蒼給我顆勇敢的心。一不留神，我被露出地面的樹根絆倒，幾隻驚醒的山鳥挾著悲泣飛向迷濛不明的夜空。我緊偎著樹，忘卻了腳上的痛楚，現在只有身邊的樹能給予我真實的感覺……。

當清晨刺骨的寒氣把我激醒時，朝日還泡在迷濛的霧裏，淡淡的，全沒點午間的威風。我細啃著帶出來的乾糧，心裏卻擔憂父親是否會追來。大概不會吧！他從小就疼惜我，他應該了解我不是殺人的料子，但難道他古來就是塊殺人的料子？倒底是什麼使他成爲殺人不眨眼的惡魔？過去在父親口中得知母親在生我時因難產而死去，而我也一直和父親相依爲命。在我眼裏，父親是最和善的人，絕不是別人想像中的凶神惡煞。小時候他喜歡抱著我四處散步，告訴我月兒不忍世人生活在無光的夜空裏，於是離開玉石造成的宮殿而站在天空，又嫌自己的光亮不夠，於是用她聖潔的鮮血灑成滿天的星星，而她自此也就不能永遠保持她的圓潤；告訴我樹木不

願黑夜是死寂的，於是求風用力鞭打他們的枝葉，用身體的痛楚來換取有歡唱聲的夜；告訴我河流不願一天中的一半是如此的醜陋，於是用自己的身體去撞擊岩石，讓自己撞碎的血肉在月光下化成閃亮的珍珠……最後告訴我原本黯淡死沈的夜，在他們的犧牲下變得美麗而多采。現在這世界何嘗不是如此，若沒有父親犧牲他那潔白的雙手，這世界怎得如此美好？但他的犧牲沒給予他任何好處，反而使他成爲世人眼中的惡魔。父啊！原諒您的兒子不能有您那等寬大的胸襟，原諒您的兒子無法有您那等無所畏的勇氣。我不願靠斷送別人的性命來維生，我不願做人世間的惡魔。我要讓我們家族，從我起脫離惡魔的行伍，讓這世界少一個惡魔，相信這也是會使人間更美麗的。無論如何，我一定得離開，不管這是上游，還是下流！心意決定後，我趴到地上低取草尖的露水。那沁涼使我的心化成一片晴朗。不久，我繼續踏上旅途。

※ ※ ※

這是第幾天我已經忘記了，日子對我而言已經毫無意義。太陽仍然熱得人難受，最後我不得不坐在棵大樹下休息一陣子。山的那邊倒底是怎樣的一個地方？我不知道，也不知道還要多久才走得到。估量了下行囊中的乾糧，也只剩下三、四餐的份量罷了。正當我爲日後的行程擔憂時，在我前面不很遠的草叢裏突然竄出頭灰兔，緊接著是條狐狸。那狐狸猛往灰兔一撲，利牙隨即嵌入了牠的頸子，然後猛力往地上一甩。我想那兔子一定沒想到牠這生中最後的一次跳躍竟是四腳朝空的。看到這裏，我趕忙把行囊往那狐狸用力一丟。那狐狸受這一嚇，立刻拋下口中的兔子，竄入林子裏。我滿心欣喜地拾起那兔子，卻又不了解命運之神爲何對我如此眷顧。當我啃著兔肉時，突然想到那狐狸是否會恨我？牠殺了兔子，做了公認的惡事，而成果卻由我來享受。狐狸殺兔子是爲了糊口，而現在我行囊中還有些乾糧，竟然搶了牠的食物。我這樣做豈不是太卑劣了？這突來的想法使我放下手中的兔肉，不知道如何才好。最後我告訴自己把狐狸看作是種沒有靈魂的殺戮工具，我對這想法極爲滿意，於是吃下手中的肉塊，愉悅地撫撫脹得鼓鼓的

肚皮微笑著。

轉眼間一天又過去了，我佇足看著淒迷的西天，金紅的彩霞輕掩著群嶺。遠山像一貧困的小孩，驟然間得到了夕陽這顆大糖果，捨不得一口吞下，只是憐惜地輕嚙著，直到整個夕陽溶入腹內，而嘴角卻仍沾著豔紅的餘津。太陽在西沒時現出它最美的一面，就像人在臨死前顯露出對生命的無限熱愛，但時間卻將一切驅向黑暗。時間或許是「美麗」的劊子手吧？在它的看臨下，一切美物都將化為烏有……。

收回視線，我找棵樹坐下來吃剩下的兔肉，就在我還沒來得及想起任何事之前，一陣腥風使我掩鼻起立。在我前面的林子裏猛地躍出了條老虎，驚嚇中我慌忙轉身爬上樹，而一聲雷吼，我隱隱覺得虎爪就在臀下掃過。我嚇得緊箍著樹幹，而那條老虎就在底下不甘心地嘍上吼著。每一聲吼叫，就使我更加緊一分地抱緊樹幹。我拼命地想往上爬，即使是一分一寸也好，但手脚就如被釘在樹幹上一樣，根本就無法動彈。晚風邊哀鳴邊拂在我身上，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生命竟是如此的脆弱，只要一鬆手，或者是那老虎跳得稍微高一點，我的生命便將從此了結，假如我的生命就在今天結束，那我究竟該恨誰呢？恨這爲了裏腹的老虎？抑或恨我那第一個當劊子手的先人？還是那造出老虎的無所不能的神？我恨的話，對現在這危急的處境又有什麼幫助？生命啊！生命，竟然是如此的脆弱，而既然藏隱在我體內，又爲何老是要操控在他物手中？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在我底下響起了人聲：

「喂！小子，你緊攏著樹做什麼？就算晚上沒女人抱也不用如此啊！」一個獵戶裝束的人在底下笑說著。

雖然我心裏很不高興那人的輕浮，但一想到自己安全了，心情也就不禁地開朗起來。我環視一下周圍，天已濛濛亮，初醒的鳥兒在樹梢爭鬧著。我想下樹去，卻發覺手脚都已經僵住了，我一再告訴自己：安全了，放鬆吧！但手脚卻仍無動於衷地緊貼著樹幹。最後那人不耐煩了：

「等你想下來時再來找我。從那邊過去不遠就是我住的茅屋，你自個兒過去好了，我沒時間跟你在這裏耗

！」說完他頭也不回地走了。

我內心盤算著倒底要多久才下得了樹，看著逐漸明亮的朝陽，我心中則是愈來愈著急。突然間，我發覺手稍微能移動了，而就在同時，蹣！我整個人從樹上摔了下來。

輕甩著酸痛的臂膀，揉撫著麻木的雙腳，我蹣跚地走到了那獵戶的茅屋裏。屋裏掛滿了獸皮，而屋內的正中央擺著張桌子，桌上竟有鍋稀飯。那濃厚的香味使我猛嚙口水，但在主人還沒到以前，我也不敢先動。我從未發覺時間過是這麼慢，每嚙下一口唾液，腹中就增加一分空虛感。我這時不禁虔誠地祈求神叫那獵人快點來。漸漸地，我眼裏只看到那鍋粥，一切似乎昏昏渺渺的，世界也似乎是在旋轉……。

「小兄弟，怎麼現在才來，快吃吧！」

突來的招呼使我從昏愕中驚醒，我迫不及待地吞了一碗，立刻吞了下去。滾燙的粥似乎在我喉中燃燒，痛得我流下了眼淚。雖然如此，我手中卻已經吞滿了第二碗。

「慢慢吃啊！沒人跟你搶！」他面露不屑地說著。

吃完了那鍋粥，下意識地輕撫著飽脹的肚皮，這時我突然想到還沒跟那人打招呼。

「這位伯父，真感謝您的招待……」

「哈哈！別說那些了。你昨晚是怎麼回事？爲什麼跑到山裏來？」他打斷我的話問道。

於是我簡略地把離家直至遇虎的事說了一遍。

「哦！那麼你的心倒是蠻仁慈的囉！」他似笑非笑地說著。

而看到那滿屋的獸皮，我也實在是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才好。

「既然你已經來到這裏了，相信你的父親是不會來找你回去的。沒有人希望自己的子女雙手沾滿血腥，不管那是否正當。從這裏下山須太多的路程，大約在下午你就能到達那不須你執刀的地方了。」說完他就低下頭去剝剛抓來的野獸的皮。

看著他毫無在意地拿刀剝一隻野狸的皮，以及那紅白相映的肉，沾滿血的雙，我覺得即使他沒請我吃這鍋

粥，我也該勸勸他：

「伯父，有個問題不知道可否問你。像我父親殺人是大家所許可的，而且所殺的人都是些公認的惡徒。對於生命的價值，或許人是珍貴了些，但像您殺的野獸，大部分都是些素食的動物，您是否有時會覺得心裏難受，或是怎樣的？」

他慢慢擡起頭來，笑了笑說：「剛開始時當然會，但爲了糊口有什麼辦法？你難道真以爲兔子比老虎仁慈？人喜歡兔子是因爲牠對人無法構成傷害，而且只要有機會，人還可以把牠殺了吃。在人的眼裏，兔子吃草不會傷害任何禽獸，這可說是和善極了，但牠可會對那些比牠小，而且也是以草維生的昆蟲和善？救了隻鳥雀，你認爲是大功德，但間接裏卻殺了無數的蟲子，這罪孽難道不大？把毒蛇拋到你懷中的人，他的心難道不比蛇牙狠毒？而且生命怎能用它所附着之物的體型大小來判定其貴賤！我的殺生又何嘗不是放生的另一作法？幾十年來在我手中死去的野獸不少，將來有一天或許我會死在別的野獸爪牙下，但我絕不會怨恨，更不希望任何人爲我復仇。人，佔據了生存容易的平原後，又逐步地剷平森林，逼使野獸無生存之地。平時，野獸若侵入民屋，一定會被打死，現在我闖入野獸的領域，又有什麼權利來要求生存呢？殺戮，只要你有生命就無法避免，既是如此，又何必披上偽善的道德面具來自欺欺人？」

聽到這裏，我不自覺地直冒汗，沈默了一會兒，我靦顏笑著說：

「不管如何啦，滿屋子的獸皮總是讓人覺得心沉沉的。您爲什麼不到平原上當個農夫，離開這野獸的領域？」

聽了這話，他竟瞪著眼睛，緊握膝上的獸皮說：

「農人屋裏難道就讓人極度愉悅了嗎？爲了更好的收成，農人還不是要除掉那吃菜的蟲子，趕走吃穀的雀鳥，又怎能犁動鬆軟的土壤而逼使地底的蟲子四下奔逃？生命的本身就是種殺戮！像你一出生就因難產而使你母親過世，而以後成長的歲月中，何嘗不是無時無刻地汲取你父親的生命汁液來灌溉自己的生命幼苗。對自己最親近的人都如此，而且絲毫沒愧疚的感覺，你又憑

什麼去同情那和你沒有多大關係的事物？屠戮本身並不是罪惡，便已成爲罪惡的是那不敢面對屠戮的生命！」

我感到氣氛愈來愈不對勁，最後覺得再也坐不下去了，只好起身告辭說：

「伯父，時候不早，我想我也該走了，感謝您的招待。不過最後再問您一個問題：您果真是個尋常的獵戶嗎？還是個隱士？」

「哈哈！這問題不該問我，去問那最鋒利的刀子吧！它會告訴你一切的。」

我不懂他話中的含意，不過也沒關係，反正我就要下山了。走著走著，一座明媚的村莊呈露我眼前，我心中起了股快感，脚步也不禁加快。在我眼前，彷彿看到了個潔白生輝的我在向我招手。

※ ※ ※

日光像永恒的醇酒，整個世界就醉在那濃郁的酒香裏。我攤開雙手盡情地狂飲著，我醉了，真是醉了，醉在和平的蜜糖裏，醉在滿地芬芳的青草裏。風不斷地在我耳邊輕語著：睡吧！睡入那無憂的夢鄉裏。偶而跑來幾隻嬉戲的小雞鴨，我靜靜躺著，讓牠們踏在我身上恣情地歡樂；天上的浮雲相互追逐著，幻化成健跑的馬兒狂奔著；遠處稻田裏，傳來耕農長渾的吆喝聲。這裏的一切都是新的，新得像第一線到達地球的陽光。

沈緬在莊戶裏的生活，我變得好懶，懶到連蚊蟲叮咬我時也不去拍打；一滴血對我構不成什麼傷害，卻可以使牠們獲得飽足；被叮咬只是皮膚短暫的瘙癢，但我一巴掌打下去卻會使牠們粉身碎骨；牠們冒著生命的危險來求取一飽，憑著勇氣，牠們就該獲得獎賞。記得當初孤伶伶地來到這裡，一切全沒頭緒，而上蒼竟對我如此的恩寵，使我在村邊的田裏救了位中暑的老農夫，於是他收留了我，要我替他耕種那幾畝田地。後來更收我爲義子，並將他唯一的女兒託付給我，我不禁跪了下來，第一次發自內心地讚美命運之神。

愛，愛，愛在我體內發酵，愛在我胸中膨脹，我愛村人們和善的招呼，愛這桃源般的無爭。我也喜歡聽竹林中呼呼的風聲，更喜歡聽我妻子月寧低低的絮語；喜歡聞微風中淡淡的稻香，更喜歡輕聞月寧那幽幽的髮香

；喜歡啜飲溪中的流水，更喜歡輕嘗月寧的紅唇；喜歡撫觸風中搖擺不定的小花，更喜歡撫摸月寧白嫩的臉龐；當屋外是風和日麗時，屋內則洋溢著月寧那令人心醉的笑靨；當屋外是狂風暴雨時，屋內則是月寧那令人憐惜的嬌嗔……許多個夜晚，她喜歡摟著我唱著：

採朵雲兒織衣裳，
讓我輕輕地舖在你身上，
摘串星兒做鈴鐺，
讓我柔柔地掛在你頸上，
再把你的鼻兒稍拉長，
再將你的耳朵往上揚，
哈！

你是隻可愛的小綿羊。

唱完就輕捏著我的鼻子，咯咯地笑著問：「你是不是我可愛的小綿羊啊？」

可愛的小綿羊？哈哈！劊子手的兒子會是少女懷中可愛的小綿羊？我想笑，也想哭，最後只得把頭更深地埋入她懷裏，聞著她身體發散出來的香味，因她身子的溫暖來融化我心中的陰影。愛，她給我的不僅是對丈夫的愛，更有慈母撫慰滿身創痕的兒子的愛……近二十年的生命裏，這兩年才是真正的日子。我勤快地工作著，快樂地生活著，一切的殺戮都不在我的視界裏，我看到的只有快樂嬉戲的稚子和注視著池中蓮花的月寧。

夏日一場隆隆大雨後，暴出的烈日亮得讓人睜不開眼。烈日中突然冒出了一個黑點，當黑點逐漸擴大時，得得蹄聲也在耳邊響起。那騎馬的漢子直接進了莊主家裏，每個人都知道有重大的事情要發生了，但誰也不知道到底是什麼事。

當我正在田裏鋤草時，月寧急急忙忙地跑來，一看到我就撲到我懷裏，隨即啜泣起來。我被她弄得滿頭霧水，只好一面安慰她，一面猜想著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。良久，她才斷斷續續地告訴我土匪作亂，總督要徵走全莊的年輕人前往討伐……頭頂的太陽不曉得為什麼突然變得這麼熾熱，汗珠汨汨滾下我臉頰，滾落在月寧的黑髮上。

月寧在燭光下縫著征衣，我倚門看著。現在除了默

然外，又能說些什麼？她一針一針地刺在征衣上，也一針一針地刺在我心上。縫著縫著，她不時地擡起手來揩拭眼角，她的眼在流淚，但我的心卻在流血……最後我偏過頭看著外面，屋內的一切會使我痛苦得發狂。再逃一次吧！我在心中吶喊著，但現在逃的話將使全莊的人受到牽連，而月寧又怎能隨著我過那風聲鶴唳的生活？屋外仍是一片黑暗，蟲子唧唧地叫著，偶而幾隻飛蛾撲到我臉上，外界的一切仍然一樣，永遠是淒淒濛濛的……。

穿上征衣，揸了包袱，必須走了。回顧這美麗的莊園，一切依舊，但它的內涵已沒有充滿活力的男人，只剩下不斷地流淚的老弱婦孺。離別果真是痛苦，面對著雙眼紅腫的月寧，我不曉得該說什麼，只得伸手掠掠她鬆散下來的髮鬢，再一次輕撫她滿是淚水的臉龐。靜默，靜默，世間還有什麼值得我開口一提的？出發了，村人隨著騎馬的漢子走了，背後號哭的婦人彷彿是送葬的行列。不能再逗留了，但月寧卻拉著我不放，我又能如何？掙開她的手，拋下句：「好好活下去！」我不忍回頭再看一眼那使我生命芬芳的田園。

※ ※ ※

等待，等待，等待就像隻凶惡的蛀蟲，慢慢將我的心蛀空，將我的血吸乾。一分一秒地等待，一天一月地等待，等待那被旱災逼起的飢民前來攻打，等待那決定生死的肉搏。看著東升西沒的太陽，看著晝滅夜明的星子，我不時地想起過去。過去的逃避值得嗎？我為了遠離屠刀而離家背井，而今天手裏握著的不也是把閃亮的朴刀？殺！殺，這是為了拯救民瘼，但那股飢民不就是民瘼？殺了他們就是拯救他們，這算什麼道理！以前我不肯殺那經判處極刑的惡人而逃，今天我卻必須殺那和我毫無瓜葛的人，難道這是我的逃避所換來的報應？人認為蟑螂蠹齧的環境？若有隻愛乾淨的蟑螂棲息在人們認為最乾淨的地方，那牠將會受到怎樣的處置？迫使蟑螂蠹齧的是人，因牠們蠹齧而想消滅牠們的，也是人。人心真比牠們的身軀潔淨？將來互相的砍殺，我是被迫的，而他們也是被迫的，一切竟是如此地無奈。難道這是神對世人的懲罰？創造萬物的神若是先知的話，既然

造出引人犯罪的東西後再造出地獄，那他和地上的人有什麼兩樣？他又有什麼資格接受人們的禮讚？神哪！你若真愛世人，又爲何眼睜睜地看著他們互相懲罰，互相毀滅？

來了，終於來了，哨兵說賊人馬上就要來了。將官命令我們拿著刀列好陣勢，待命衝殺。

我不得不打起精神，隨著別人站好，該來的終於來了。我緊握著刀柄，望著前方漸漸變大的黑影，等待，等待，一切繼續等待著。

「殺！」將軍把刀往前一揮。

奔跑，奔跑，我手拿著朴刀相互砍殺著，衝殺著。這不是理性對理性的爭戰，是木偶對木偶的砍斫。我恨，恨那濺到我身上的血滴，恨那滿地的鮮紅，恨那沙啞的吶喊聲，我四處亂跑著，裝成衝殺的樣子，又時時注意避免和對方正面相遇。不錯，我正在逃避，就如兩年前逃離父親時一樣。跑，跑，我竭力地跑著，呼吸開始不規則了，突然間我厭惡這種無目標、無終點的奔跑，要跑就得遠遠地離開，不是在這圈子裏兜轉。但當我站定想認清方向時，眼前寒光一閃，一個敵兵對我吼道：

「納命來！」

說完就掄刀向我砍來。他的眼睛佈滿了血絲，整張臉扭曲成最醜惡的形狀。我不知道該怎麼辦，跟我對打的是頭沒理智的野獸，我不想殺他，他卻想殺我。我躲了幾刀，再也沒辦法躲了，而心中對他的不滿也愈來愈深，最後只好舉刀將他砍下的刀子格開。他冷不防被我一格，倒退了一步，卻一脚踩上顆圓石子，就立時滑倒了。我舉著刀，猛盯著他的頸子：就是那個關節，只要我一刀砍下，他的頭就會立刻飛出十步外。我緊握著刀柄就要砍下，但一看到他那嚇得瞪大了的眼睛，張大著的嘴，我突然覺得自己的手在微微發抖著。死刑犯！死刑犯！他已經被我判定了死刑，但這時我的手抖得更厲害了。只要一刀，我就繼承了家傳的職務，只要一刀，我便是真正的劊子手了。砍下吧！砍下吧！殺了他！殺了他！彷彿有無數的群眾在我耳邊嘶喊著。現在，現在就是行刑的時刻，別猶豫了！我的手愈握愈緊。不行！我逃離已漸年老的父親，爲的倒底是什麼？離家前所立

的誓願難道在此付之流水？我自淨著手離開那美麗的莊園，難道要帶著滿身的血腥回去？我又怎能用血污的雙手擁抱月寧？不行！不行！我不能承襲劊子手這職務，我不能讓我的子孫活在身爲惡魔的陰影裏！但隨即成又想起那獵戶，那滿屋的獸皮，何必！何必把自己想得那麼高潔？而且現在在紛亂的局面，只要將來我不說，又有誰知道我殺了他？砍下吧！他的生命在浩瀚的世界裏，也是渺小得如同地上的螞蟻。我何必捨不得扯下偽善的假面具，做一個真正的自我？不行！砍下！不行！砍下！不行……我的心絞痛著，我的思慮昏亂著。

太陽亮得幾使我睜不開眼睛，汗珠沿著額頭流下，我真是恨透了熾熱的太陽。我舉著刀的兩手開始有點酸了，我也不能老是保持這舉刀而毫無防衛的姿勢，我必須做下決定：殺了他或是放了他。但這時汗水流過了我的眉毛，流入我眼裏，又順著聚積在鼻緣，我一吸氣，竟然又吸入鼻孔裏。我再也無法忍住這麻癢得令人發狂的感覺，於是偏過頭去把鼻子往肩上一抹。而就在這時，一道寒光從我腰間閃過，我的腹部感到一陣冰涼，但隨來的劇痛使我丟下朴刀向前仆倒。

生命，我發覺它正從我體內快速地流走，迅速地潤溼了這乾渴的大地。朦朧裏，我看到了月寧滿臉笑靨地看著我，綠的樹、紅的花、藍的天，襯著她在我眼中浮動著。我忍不住對她嚷著說：

「月寧，我是你的小綿羊！」

霧地裏，一個陰影掩沒了一切，那是我父親那黧黑而又帶著微笑的臉，我怯怯地辯解著：

「父啊！我要永遠離開你了，但別認爲我是懦弱的。我一點也不恨那殺我的人，那是因爲我放棄殺他的機會才被他殺的。父啊！我們家自來都是劊子手，我卻立意逃避那已是的事實，現在我是永遠地逃離了。我做的不是劊子手，是判定我自己死刑的官吏，父啊！我們家幾代來的血腥在我手中洗淨了，您可感到欣喜？父啊！您爲何還露著那微笑？求您一定要相信我的手是白淨的，相信我……」。

我的父親漸漸從我眼裏消失，即使我儘力張大眼，看到的還是一片黑暗；我張開嘴用力呼喊著要他別走，但卻發不出半點聲音……。